

《传习录》集中反映了王阳明的心性之学，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上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。
直到今天，王阳明的思想在当代新儒家中仍旧有极深刻的影响。

| 读国学 · 诵经典 |

传习录

全解

(明)王阳明◎著 墨非◎编译

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| 读国学 · 诵经典 |

传习录

全解

(明)王阳明◎著 墨非◎编译



中國華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传习录全解 / (明) 王阳明著 ; 墨非编译. — 北京 :
中国华侨出版社, 2016. 7
ISBN 978-7-5113-6178-3

I. ①传… II. ①王… ②墨… III. ①心学—中国—
明代②《传习录》—注释③《传习录》—译文 IV.
①B248. 2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177572 号

● 传习录全解

编 著 / (明) 王阳明著 墨非编译
责任编辑 / 文 喆
责任校对 / 高晓华
装帧设计 / 环球互动
经 销 / 新华书店
开 本 / 730 毫米×1030 毫米 1/16 印张 / 22.5 字数 / 379 千字
印 刷 / 北京柯蓝博泰印务有限公司
版 次 / 2016 年 10 月第 1 版 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/ ISBN 978-7-5113-6178-3
定 价 / 45.00 元

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 26 号通成大厦 3 层 邮编: 100028

法律顾问: 陈鹰律师事务所 编辑部: (010) 64443056 64443979

发行部: (010) 64443051 传 真: (010) 64439708

网 址: www.oveaschin.com E-mail: oveaschin@sina.com

前言

王守仁，字伯安，号阳明，明代著名的政治家、哲学家、军事家、教育家，心学的集大成者，被后人视为儒家的“圣人”，常与孔子、孟子、朱熹等人并称。《传习录》一书便是阳明先生语录、书信的简集，其中囊括了先生对儒家各经典的解读、对宇宙人生的理解、做人处世理念以及教人传道的等方法。它相当于王门之中的《论语》，是了解、学习先生思想的捷径，是打开阳明心学宝库的钥匙。

先生出生于成化年间，此时距明英宗土木堡被俘还不久远，很小的时候他听到长辈讲述朝廷屈辱求和经历时便嗟叹不已，于是立志要做一个有为的人，为国效忠。他曾想学好兵法，做一个优秀的将领；曾想参加科举，做一个忠直的大臣，但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先生发现这些都并非第一等紧要之事。尤其，在其年长做官以后，感受到整个朝廷的陈朽气息，看到朝政腐败、义军四起的现状，先生觉得当下最迫切的事就是改变整个社会的思想，对逐渐走入误区的圣贤之道进行拨乱反正、正本清源。

当时，统治社会的主流思想便是程朱理学，自南宋以后世人便尊崇程颐、朱熹的学说，将他们对经典的阐释奉为金科玉律。但随着时间的进展，理学的学风逐渐滞固起来，学者只知道追求朱子的“格物穷理”，“务外遗内，博而寡要”，皓首穷经，却不得要领，满腹经纶，却愈加迷惑。以至于社会上充斥着满口仁义者不行仁义，言必忠信者寡廉鲜耻，士人君子沦为禽兽之行而不自知的现象。先生痛惜世风如此，感伤圣学正道不彰，在多年苦思之后，恍然开悟，提出“致良知”、“知行合一”、“心即是理”等振聋发聩的观点。

先生的拔本塞源之论，自是针对当时社会弊端的苦口良药，但自古世上讳疾忌医者多，指责、非议、诽谤、打击，纷至沓来。在正德、嘉靖年

间，先生于宦海备受排挤，屡沉屡浮，但这些挫折并未打消先生救世弘道的崇高理想，反而使其“困于心，衡于虑，而后作”，使他的学说越来越成熟，越来越完备。世上也有越来越多的学者了解了先生和他的学说，很多人投入先生的门下，向他请教、听他讲学，先生的学说遂光大于世。

阳明先生去世以后，弟子们分流各地，为了防止先生之学埋没沦晦，亦为了继承先师弘道的大志，于是便有了这本《传习录》。《传习录》全书分上、中、下三卷，主要是各个门生所记载先生育人的语录集，以及先生与友人、弟子往来的重要书信。先生在世的时候，《传习录》就已经开始刊刻，正德十三年（1518年），门人薛侃刊刻《初刻传习录》于江西赣州，这便是本书的上卷。嘉靖三年（1524年），门人南大吉又命其弟刻《续刻传习录》于绍兴，增加部分即本书的中卷。先生去世以后，门人钱德洪又刊刻了《传习录续》，即为本书下卷。嘉靖三十五年（1556年）钱德洪将前三次刊刻发行的内容，统合在一起，这便是《传习录》一书的初始规模。

自先生创学立论以来，对阳明心学的褒贬就存在两个不同的极端，有人称赞其为“圣学真血脉”，有人斥其为“异端邪说”。如黄宗羲便称阳明先生“自孔孟以来，未有若此深切著明者也。”曾国藩更是赞道：“王阳明矫正旧风气，开出新风气，功不在禹下。”而顾炎武、王夫之等先儒则多有微词，认为先生学说“以释乱儒”、“近乎空谈”。孔子说：“知我者，其惟《春秋》乎！罪我者，其惟《春秋》乎！”先生之学说思想，尽在《传习录》之中，阳明心学是非对错、长短功过，所有的褒扬贬抑，读者若能仔细阅读，必然会在心中有个自己的判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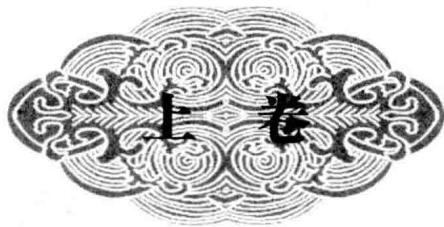
时间虽然流转了数百年，但先生的思想却没有丝毫的褪色，“知行合一”、“致良知”的主张，以及对“格物”、“诚意”、“精一”、“动静”等概念的看法，无一不是对当今学者的真切指导，值得我们当代人去了解、学习、践行。更何况先生当年所痛心、叹息的那些修身、为学弊端，在当今社会、当今人身上并不少见，而且充斥在方方面面，所以无论处于什么层次、从事什么职业、身份地位如何，都应该好好读读《传习录》这本书，向阳明先生学学做人、修身之道，学学处世、安身之道，学学为官、治学之道……

本书对《传习录》原书进行了完整的收录，并对原文进行了现代文注释、翻译，使读者可以更容易地阅读、理解。在翻译之后，编者还加了简短的“经典解读”部分，希望这些文字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，对读者思考阳明先生的思想观点有所裨益。

由于编者水平有限，书中疏漏在所难免，敬请读者批评指正。

目 录

上 卷	1
中 卷	139
答顾东桥书	141
答周道通书	174
答陆原静书	184
又	188
答欧阳崇一	206
答罗整庵少宰书	213
答聂文蔚	221
二	228
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	239
教约	241
下 卷	243



原文

先生于《大学》“格物”诸说，悉以旧本^②为正，盖先儒^③所谓误本者也。爱始闻而骇，既而疑，已而殚精竭思，参互错综，以质于先生，然后知先生之说若水之寒，若火之热，断断乎“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”者也。先生明睿天授，然和乐坦易，不事边幅。人见其少时豪迈不羁，又尝泛滥于词章^④，出入二氏之学^⑤，骤闻是说，皆目以为立异好奇，漫不省究。不知先生居夷三载^⑥，处困养静，精一之功^⑦固已超入圣域，粹然大中至正之归矣。

爱朝夕炙门下，但见先生之道，即之若易，而仰之愈高；见之若粗，而探之愈精；就之若近，而造之愈益无穷。十余年来，竟未能窥其藩篱。世之君子，或与先生仅交一面，或犹未闻其謦欬^⑧，或先怀忽易忿激之心，而遽欲于立谈之间，传闻之说，臆断悬度。如之何其可得也？从游之士，闻先生之教，往往得一而遗二，见其牝牡骊黄，而弃其所谓千里者。故爱备录平日之所闻，私以示夫同志，相与考正之，庶无负先生之教云。

门人徐爱^①书。

注释

①徐爱：字曰仁，号横山，阳明先生最得意的门生，被誉为“王门颜回”。

②旧本：朱熹修订之前的《大学》版本，由郑玄作注，孔颖达疏解。

③先儒：指二程、朱熹等宋代儒家先贤。

④泛滥于词章：指追求文章辞藻的浮华。

⑤二氏之学：指佛道两家的学说。

⑥居夷三载：阳明先生在正德元年（公元1506年）因上疏抗辩而获罪，被贬谪到贵州龙场，在僻远荒蛮的环境中度过三年时间。

⑦精一之功：《尚书·大禹谟》中有“人心惟危，道心惟危，惟精惟一，允执厥中”之语。精一就是用功专精，而内心至诚，达到独一无二。

⑧警欬（qǐngkài）：咳嗽声，引申为言笑。

译文

先生对于《大学》之中的“格物”等观点，均以郑玄、孔颖达注疏的旧本为准，也就是朱子等先儒所谓的误本。我初始听闻的时候感到十分惊讶，以至于对先生的学说产生了怀疑，后来通过殚精竭虑的思索，前后对比参详，又向先生亲身请教，最终才体会到先生的学说就如水性寒冷、火性炎热一样正确，正如《中庸》所言“即便是百世以后出现的圣人，也不会对其产生疑惑”。先生天性聪明睿智，且中和坦荡、平易近人、不修边幅，世人见其年少时豪迈不羁，又一度追逐诗词文章的浮华，研习过道家、佛家的经典，乍一听他的学说，都将其视为标新立异、荒诞无理之论。殊不知先生在僻远蛮荒之地居处三年，从困境中静修思虑，道德学问上的功夫早就精纯专一，达到超凡入圣的境界，纯粹中正而无所偏颇了。

我在先生门下朝夕闻听教诲，只觉得先生的学说起初接受会让人觉得十分浅易，但越是深入研究就会越觉得它高深莫测；乍一见似乎十分粗糙，但细细探究就会发现它精妙无穷；刚接触时觉得甚是浅显，但深入探求后才知道它精深博大而没有穷尽。十余年来，我感觉自己还未触及它的边缘。而现在的学者，有的与先生只有一面之缘，有的从未听闻先生的言谈，有的刚开始就带着轻视、偏激的态度，还没有谈上几句就根据传闻臆说妄加揣度，这样怎么可能真正体悟先生的学说呢？跟随先生的学生们，对于先生的教诲，也是得到的少而遗漏的多，就像选择千里马只关注色彩、性别等表面因素而忽略其能否驰骋千里的内在品质一样。为此，我将平日在先生门下的受教见闻记录下来，供诸同道传阅，以便相互参详校正，以免辜负了先生的教诲之恩。

学生 徐爱书

经典解读

本节为开篇之首，由阳明先生的高徒徐爱对先生为人、学说做了一个大的概括，以及叙述汇编《传习录》的缘由。

自南宋以后，学者多以程朱理学为宗，但阳明先生却独辟蹊径，摆脱理学禁锢，提出“致良知”、“心即理”等观点，继承、发展了陆九渊的心学学说。很多学者对先生的学说不了解，甚至存在误解，徐爱起初也是如此，但他经过勤学苦思、亲身求教以后，终于悟到了，先生的道才是真正的大道，即便是百

世之后的圣人也不会对其产生疑惑。为了消除世人对先生学说的误解，为了将先生的大道发扬光大，也为了同学之间相互学习参详，所以阳明先生的弟子们才汇编了《传习录》一书。

从徐爱的叙述中，我们可以看到阳明先生一个博学厚德的先儒形象：他同前代的大贤一样聪明睿智、温和坦荡、平易近人，但又不修边幅、不拘小节；他少年豪迈不羁，成年又能静虑修身；他追逐过词章的浮华，却能脱离浮华；他浸习佛道空虚之说，又能出于佛道的空虚，回归于中和；他的道德学问达到炉火纯青、超凡入圣的境界，让弟子们心悦诚服，生出仰之弥高、钻之弥坚的仰慕之情……

阳明先生的人格如此之高，道学如此之深，世人又怎能对其学说心怀疑惑、视而不见呢？所以，我们都要好好读一读先生的学说，怀着虚心敬畏的态度去品味先生的言论，从中努力汲取做人、做事、研究学问的营养，使自己成为一个德才兼备、有识有志的君子。这是徐爱等先贤汇编《传习录》对后人最大的期盼，也是当今之人对自己的负责。

原 文

爱问：“‘在亲民’^①，朱子谓当作‘新民’，后章‘作新民’之文似亦有据。先生以为宜从旧本作‘亲民’，亦有所据否？”

先生曰：“‘作新民’之‘新’，是自新之民，与‘在新民’之‘新’不同，此岂足为据？‘作’字却与‘亲’字相对，然非‘新’字义。下面‘治国平天下’处，皆于‘新’字无发明。如云‘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，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’‘如保赤子’‘民之所好好之，民之所恶恶之，此之谓民之父母’之类，皆是‘亲’字意。‘亲民’犹《孟子》‘亲亲仁民’^②之谓，‘亲之’即‘仁之’也。‘百姓不亲’，舜使契为司徒，‘敬敷五教’^③，所以亲之也。《尧典》‘克明峻德’便是‘明明德’，‘以亲九族’至‘平章’‘协和’^④，便是‘亲民’，便是‘明明德于天下’。又如孔子言‘修己以安百姓’^⑤，‘修己’便是‘明明德’，‘安百姓’便是‘亲民’。说‘亲民’便是兼教养意，说‘新民’便觉偏了。”

注 释

①在亲民：《大学》开篇首句：“大学之道在明明德，在亲民，在止于至善。”

②亲亲仁民：出自《孟子·尽心上》：“亲亲而仁民，仁民而爱物。”

③敬敷五教：谨敬地施行、推广五种伦理道德，即父义、母慈、兄友、弟恭、子孝。

④“平章”“协和”：出自《尚书·尧典》：“克明俊德，以亲九族。九族既睦，平章百姓。百姓昭明，协和万邦。黎民于变时雍。”

⑤修己以安百姓：出自《论语·宪问》：“修己以安百姓，尧舜其犹病诸！”

译 文

徐爱问：“《大学》之中的‘在亲民’，朱子认为应当作‘新民’，后文之中也有‘作新民’与之对应，似乎可以作为凭据。先生认为应该遵从旧本作‘亲民’，是否也有什么依据呢？”

先生说：“后文‘作新民’中的‘新’，是强调人要自新，与‘在新民’的‘新’不同，这怎么可以作为凭据呢？‘作’字与‘亲’字是相对应的，然而并非和‘亲’字同义。后文中论述‘治国平天下’诸处，在‘新’的意义上都没有进一步敷衍。而比如‘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，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’‘如保赤子’‘民之所好好之，民之所恶恶之，此之谓民之父母’等文字，都是在谈一个‘亲’字。《大学》中的‘亲民’其实就是《孟子》中的‘亲亲仁民’，亲近就是仁爱。百姓彼此不相亲爱，舜帝便任命契为司徒，让他谨敬地推行伦理教化，让它们相互亲近。《尧典》中所说的‘克明峻德’便是‘明明德’，从‘以亲九族’到‘平章百姓’、‘协和万邦’等都是再讲‘亲民’，也就是‘明明德于天下’。又如孔子说的‘修己以安百姓’，‘修己’就是‘明明德’，‘安百姓’就是‘亲民’。说‘亲民’就包含了教化涵养百姓之意，如果说‘新民’就有些偏颇了。”

经典解读

朱子在注解《大学》时说：“新者，革其旧之谓也，言既自明其明德，又当推以及人，使之亦有以去其旧染之污也。”他认为“在亲民”就是自新德行，又能教化百姓、改变人民，“亲”应该为“新”。但王阳明却认为“亲”字就包涵了“新”的意思，无须改变旧本。

阳明先生首先从词性上进行解释，“在亲民”中的“亲”明显是表达目的、动作的，和“作新民”中的“作”相对应，而不是形容性的“新”，所以，认为“在新民”在后文有对应是说不通的。相反，《大学》后文篇幅大部分都在讲如何以仁治民，如何教化人们相互亲近，这更加侧重的是“亲爱”之义，而不是“改变，更新”。

其实，朱子所说的“新民”和阳明先生所说的“亲民”在具体行为上并没有太大的区别，都是教化百姓，使百姓摆脱旧染之污，回归本体之明，但他们侧重点却大不同。“新民”强调于外，更侧重于客观结果；而“亲民”不仅要有改变的结果，还强调这种行为是要发自内心的，看重于主观意愿。

“新”是结果，“亲”是初心，一个求之于外，一个求之于内；一个在百姓身上验证，一个在自己内心验证；一个强调客观事实，一个强调主管意愿。虽然仅仅是一字之差，一个偏旁部首的区别，却反映出了程朱理学和阳明心学的根本不同。

原文

爱问：“‘知止而后有定’，朱子以为‘事事物物皆有定理’，似与先生之说相戾^①？”

先生曰：“于事事物物上求至善，却是义外^②也。至善是心之本体，只是‘明明德’到至精至一处便是，然亦未尝离却事物。本注^③所谓‘尽夫天理之极，而无一毫人欲之私’者得之。”

爱问：“至善只求诸心，恐于天下事理，有不能尽。”先生曰：“心即理也，天下又有心外之事、心外之理乎？”

注释

①相戾：相互抵触。

②义外：认为义存在于内心之外的观点。《孟子·告子上》中告子说：“食色，性也。仁，内也，非外也；义，外也，非内也。”孟子对其进行了驳斥。

③本注：即朱子所注的《大学章句》。

译文

徐爱问：“关于《大学》中的‘知止而后有定’，朱子认为世间万事万物都有定理，这似乎和先生您的学说相互抵触？”

先生说：“到具体的事物之上去寻求至善，就是将‘义’看成是外在的了。至善乃是心的本体，只需要‘明明德’到至精至一的程度便是。当然，至善并未与具体的事物相互脱离。《大学章句》中所谓的‘尽夫天理之极，而无一毫人欲之私’的人，就达到了至善的境界。”

徐爱问：“如果只在心中追求至善的境界，对于万事万物的道理，恐怕不能完全明察吧。”先生说：“心就是理啊！天下难道有独立于人心之外的事情、道

理吗？”

经典解读

朱子在谈“知止而后有定”时说：“须是事事物物都理会得尽，而后有定。若只理会得一事一物，明日别有一件，便理会不得。”又说，“定，是见得事事物物上千头百绪皆有定理。”可见他看重的是一个“理”字，要求人们在探究事理的基础之上，去追求内心的安定、宁静。而阳明先生却认为，不应追求琐屑的道理，而要直接观照自己的内心，内心找到了定止之处，行为自然会符合道理，也就“无可无不可”了。

二者追求的都是内心的精诚专一，只不过途径不同罢了。万事万理皆明，凡事都知道该如何做，内心自然至诚了；反之，内心至诚，也自然会通达聪明，行事也就都合乎道理，不会逾越规矩了。正如《中庸》中所说的：“诚则明矣，明则诚矣。”由内心推知事理，由事理返回内心；在研究事理中内心有所感悟，在反省自心中体会行事道理，这都是进德修业的途径，并无高低对错之别。

“心即理”，心当是至精至诚的良心，理当是主宰万物的大道，这时心和理才是没有差别的，求心就是求理。如果将世俗的私心私欲当成是阳明先生所说的“心”，将事情的琐屑末节当成是朱子所说的“理”，自然会觉得求心与求理不同，相互抵触了。人学习先贤之道，不能咬文嚼字读死书，而要领悟先贤所传达出的主旨。

原文

爱曰：“如事父之孝，事君之忠，交友之信，治民之仁，其间有许多理在，恐亦不可不察。”

先生叹曰：“此说之蔽久矣。岂一语所能悟？今姑就所问者言之。且如事父，不成去父上求个孝的理；事君，不成去君上求个忠的理；交友、治民，不成去友上、民上求个信与仁的理。都只在此心，心即理也。此心无私欲之蔽，即是天理，不须外面添一分。以此纯乎天理之心，发之事父便是孝，发之事君便是忠，发之交友、治民便是信与仁。只在此心去人欲、存天理上用功便是。”

爱曰：“闻先生如此说，爱已觉有省悟处。但旧说缠于胸中，尚有未脱然者。如事父一事，其间温清定省^①之类，有许多节目，不亦须讲求否？”

先生曰：“如何不讲求？只是有个头脑。只是就此心去人欲、存天理上讲求。就如讲求冬温，也只是要尽此心之孝，恐怕有一毫人欲间杂。讲求夏清，也只是要尽此心之孝，恐怕有一毫人欲间杂。只是讲求得此心。此心若无人欲，纯是天理，是个诚于孝亲的心，冬时自然思量父母的寒，便自要求个温的道理；夏时自然思量父母的热，便自要求个清的道理。这都是那诚孝的心发出来的条件。却是须有这诚孝的心，然后有这条件发出来。譬之树木，这诚孝的心便是根，许多条件便是枝叶。须先有根，然后有枝叶。不是先寻了枝叶，然后去种根。《礼记》言：‘孝子之有深爱者，必有和气；有和气者，必有欲愉色；有愉色者，必有婉容。’须是有个深爱做根，便自然如此。”

注 释

①温清定省：出自《礼记·曲礼上》。温，冬天确保父母温暖；清，夏天确保父母凉快；定，夜里让父母睡得安稳；省，晨起向父母请安问好。

译 文

徐爱说：“比如侍奉父亲的孝道、辅佐君主的忠义、交往朋友的诚信、治理百姓的仁德，这些中蕴含着很多道理，恐怕不能不去仔细考察吧？”

先生感叹道：“这种观点蒙蔽世人已经很久了，不是一两句话能说得清楚的。如今姑且就你所问的这几点具体来谈谈。侍奉父亲，不应去父亲的身上寻求孝的道理；辅佐君主不应到君主的身上寻求忠的道理；与朋友交往、治理百姓也不该到朋友、百姓的身上寻求诚信、仁德的道理。忠、孝、仁、信之理都存在自心之中。心就是理。自己的良心不被私欲所蒙蔽，这便是合乎天理，不需自外面添加一分一毫。凭借着自己合乎天理的心，用心侍奉父亲便是孝，用心辅佐君王便是忠，用心与朋友交往、治理百姓便是信和仁。只要在自心上摒除私欲、存养天理就可以了。”

徐爱说：“听了先生的这番教诲，我已经有所体悟了。但从前的学说还纠缠于胸中，尚且不能完全摆脱。如侍奉父亲一事，其中有温清定省等诸多细节，难道这些规矩道理也无须讲求吗？”

先生说：“怎么不讲求呢？只是得有个主旨，就是要在内心摒除私欲、存养天理的基础上讲求。比如，让父母冬天暖和，只是要尽一尽自己单纯的孝心，唯恐有一丝的私欲夹在里面；让父母夏季清凉，也只是单纯地想尽孝心，唯恐有一丝的私欲夹杂在里面。所要讲求的仅仅是自己的心而已。自心如果没有任何私欲，纯然出自天理，是一颗虔诚孝顺的心，冬天时自然会思量父母的寒

冷，便会自己去求个温暖父母的道理；夏季时也自然会思量父母的炎热，便会自己去求个清凉的道理，这都是由自己那颗诚孝的心发出来的。必须有这诚孝的心，然后才会去讲求具体的道理，这些道理都是由心而发。就像树木一样，这诚孝的心便是根，具体的道理便是枝叶。须先有根，然后才能有枝叶。不是先寻了枝叶，然后去种根。《礼记》中说：‘深爱父母的孝子，对父母一定有和悦之气；有了和悦之气，定会有愉悦的神色；有了愉悦的神色，必然也有美好的表情。’只须有个深爱的心作为根基，具体的道理就自然如此了。”

经典解读

大树根基稳固，然后枝枝叶叶才能枝繁叶茂。修德为学亦当如此，把握好最基本的根基，才能进一步去追求具体的道理，如果根基把握不好，而专注于细枝末节，就会迷惑、疑虑，无所收获。博学多闻，探究道理的确能让人懂得如何行事，提高道德修养，但最根本的还是在心中把握住一个根本。孔子就说“吾道一以贯之”，懂得“忠恕之道”，把握住“仁”这个根本，再去修习具体的礼仪、道理就不会相差太远了。如果不能掌握“仁”这个根本，盲目地去追求末节，探求具体事情如何去做，那世上有“礼仪三百，威仪三千”，一个人只怕再努力，再勤学，也不能将所有做人行事的道理研究明白，做到恰到好处。

无论做何种事、修养何种德行，都要切实地从内心出发，观照自己的良心，心中存在仁心，然后行仁德之事，才是仁；心中存在孝心，然后行孝悌之举，才是孝；心中对人友善，然后发溢于言辞、行动，才是真正的对人好。没有真诚的内心，单单追求外在的举止，一则表里不一、难以坚持，二则内心不诚、不足以动人，而且像孟子所说的“久假而不归”，永远自欺欺人，永远不能在德行上获得真正的提高。比如孝顺父母，你要真正体会父母对自己的恩情，从心里感激父母养育之恩，这样你就会真正去想对父母好，然后自然会主动去探求如何让父母睡得安稳，如何让父母冬暖夏凉，如何让父母对自己安心……那你所做的事，一定是让父母幸福、安心的，即便不去效仿别人，你也知道自己该如何去做。相反，如果你不想着父母的好，没有考虑报答父母，看到别人怎么做自己就效仿，或是心中无恭敬之意，仅想博得“孝子”的虚名，敷衍父母蒙蔽世人，那就永远也做不到真正的孝顺了，而且还会为了孝顺的虚名而行不孝的事实。这样的人，即便是懂得再多如何奉养父母的道理，也不会让父母满意，不算是真正懂得孝道。

所以说，理一定要发自内心，仁义一定要求之于内而非外，摒除私欲，反观内心，是修德求理的最好办法。

原文

郑朝朔^①问：“至善亦须有从事物上求者？”

先生曰：“至善只是此心纯乎天理之极便是，更于事物上怎生求？且试说几件看。”

朝朔曰：“且如事亲，如何而为温清之节，如何而为奉养之宜，须求个是当，方是至善，所以有学问思辨^②之功。”

先生曰：“若只是温清之节、奉养之宜，可一日二日讲之而尽，用得甚学问思辨？唯于温清时，也只要此心纯乎天理之极；奉养时，也只要此心纯乎天理之极。此则非有学问思辨之功，将不免于毫厘千里之谬，所以虽在圣人，犹加‘精一’之训。若只是那些仪节求得是当，便谓至善，即如今扮戏子，扮得许多温清奉养的仪节是当，亦可谓之至善矣！”

爰于是日又有省^③。

注释

①郑朝朔：名一初，广东揭阳人，王阳明任吏部主事时，郑朝朔为御史，曾向阳明先生请教学问。

②学问思辨：语出《中庸》：“博学之，审问之，慎思之，明辨之，笃行之。”

③省：反省，收获。

译文

郑朝朔问：“要达到至善也需要从具体的事物上去探求吧？”

先生说：“所谓至善就是让自己的心纯然无私合乎天理，在具体的事物之上怎么去探求呢？你不妨举几个事例来说。”

郑朝朔说：“就如孝顺亲人来说，如何做到让父母冬温夏凉，如何奉养得当，这些都需要个恰当的好处，有个合适的标准，才算是至善。所以才会有学问思辨的功夫。”

先生说：“若孝顺仅仅是让父母冬温夏凉、奉养得当，其中道理一两天时间便能说得清楚，更何须学问思辨呢？使父母冬温夏凉、奉养父母只需要保持内心纯然无私合乎天理即可。这样如果没有学问思辨的功夫，就会差之毫厘谬以千里。所以即便是圣人，也要再加以‘惟精惟一’的训诫。如果只是做到那些仪节上的恰当便认为是至善，那么如今戏台上的戏子，表演出许多侍奉父母的仪节也很得当，他们也可以称为至善了！”

徐爱在这一天中又有所收获。

经典解读

郑朝朔说达到德行至善也要去探求具体的道理，先生不支持这种观点，认为凡事只需要“此心纯乎天理之极”便是至善。他举了孝的例子：发自内心的孝才是真正的孝，内无孝心即便是表面装出孝顺的行为，也仅仅是像逢场作戏的戏子一样，算不得真孝。

所有的德行都要求之于内，而不是求之于外。内心真诚，行动自然合乎规矩；内心不诚，趋骛外物都是舍本逐末，最后只能画虎类犬，贻害自身。孟子说的“由仁义行，非行仁义”，就是这个道理。心中有仁义，发溢于行动之上，这才是真正的仁义；心中没仁义，勉强自己行仁义之举，这算不得真正的有德。所以，追求德行至善一定要从心这个根本上出发，不要去细枝末节上探求，那样就是缘木求鱼了。

原文

爱因未会先生“知行合一”之训，与宗贤、惟贤^①往复辩论，未能决。以问于先生。

先生曰：“试举看。”

爱曰：“如今人尽有知得父当孝、兄当弟者，却不能孝，不能弟。便是知与行分明是两件。”

先生曰：“此已被私欲隔断，不是知行的本体了。未有知而不可行者，知而不可行只是未知。圣贤教人知行，正是要复那本体，不是着你只恁的便罢。故《大学》指个真知行与人看，说‘如好好色，如恶恶臭’^②。见好色属知，好好色属行。只见那好色时已自好了，不是见了后又立个心去好。闻恶臭属知，恶恶臭属行。只闻那恶臭时已自恶了，不是闻了后别立个心去恶。如鼻塞人虽见恶臭在前，鼻中不曾闻得，便亦不甚恶，亦只是不曾知臭。就如称某人知孝、某人知弟，必是其人已曾行孝、行弟，方可称他知孝、知弟。不成只是晓得说些孝、弟的话，便可称为知孝、弟。又如知痛，必已自痛了方知痛；知寒，必已自寒了；知饥，必已自饥了。知行如何分得开？此便是知行的本体，不曾有私意隔断的。圣人教人必要是如此，方可谓之知。不然，只是不曾知。此却是何等紧切着实的功夫！如今苦苦定要说明知行做两个，是什么意？某要说做一个，是什么意？若不知立言宗旨，只管说一个两个，亦有甚用？”

注 释

①宗贤、惟贤：黄绂，字宗贤，号文庵，浙江黄岩人；顾应祥，字惟贤，号箬溪，浙江长兴人。二人都是阳明先生的学生。

②如好好色，如恶恶臭：出自《大学》：“所谓诚其意者，毋自欺也。如恶恶臭，如好好色，此之谓自谦。”

译 文

徐爱由于没有理解先生“知行合一”的主张，同宗贤、惟贤反复辩论，不能完全弄明白。于是向先生请教。

先生说：“不妨举个例子来说。”

徐爱说：“如今世人都知道父亲当孝顺，兄长当敬爱者，却不能孝顺，不能尊敬。由此可见知和行分明是两码事。”

先生说：“这是已经被私欲隔断了的知和行，不是知行的本体了。没有知而不行的事，知而不行就是还未真知。圣贤教人知行，正是要恢复知行的本体，不是随便地告诉人要怎样去知道、怎样去做便了事。所以《大学》举了一个真正知行合一的例子，说‘如好好色，如恶恶臭’。见好色是知，好好色是行。在见到好色时自然就喜欢上了，不是见到好色之后又另生个心去喜欢。闻恶臭属知，恶恶臭属行。在闻到恶臭时自然就厌恶了，不是闻到恶臭之后又另生个心去厌恶。一个人如果鼻塞，即便是恶臭在面前，鼻中不曾闻到，便不觉得特别厌恶，这也是因他未曾知臭。又如，说某人知道孝悌，一定是这人行过孝悌之举，才能称他为知道孝悌。不能仅仅是他知道说些孝悌的话，便可以称他为知道孝悌。又如，知道痛，一定是自己痛了以后才知痛；知道寒，一定是自己经历过寒冷；知道饥饿，一定是自己经历过饥饿。知和行如何分得开呢？这便是知行的本体，不曾被人的私欲所隔断的。圣人教育人一定是要如此，才可以称为知。不然，只是未曾知道。这是多么紧切实际的功夫啊！如今，世人非要将知行说成是两回事，这有什么意义呢？我要将知行说成是一件事，又有何意义呢？如果不懂得我立言的宗旨，只顾在这里争论是一件事、两件事，又有什么用处呢？”

经典解读

知行合一，不可分离。知而行之，才是真知；行不离知，才是正行。

知道应该孝顺父亲，却不去孝顺，不可以称为知孝；知道应该诚信立身，却不守诚信，不可以称为知信；知道道义知所在，却见义不为，算不上知义。听到好的道理容易，将其实践出来很难。历史上那么多读圣贤书的人之所以沦为庸人、